

◆感悟

光阴的味道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谭 缓

时常在想时光究竟能带给我们些什么？我们无可避免地经受着时光的洪流，领略她不为人知的美。

或许岁月真的能让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然，现在的我也不会用铅字和你们在一个寒冷的有些瑟缩的日子里交流着我此刻的思想。

我想如果你见到一年前的我，请替我抱抱她，鼓励她当时的坚韧，佩服她的傻气，一年后的她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热情与明媚的眉眼。

你知道吗？我记忆里最美的地方就是那个有着淡淡落日黄昏的地方。也许一切都有着预示吧。黄昏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昏暗，再没有炽热的温度。

在这个贴着淡淡绿色壁纸的奶茶店

里，回想起从前做过的种种事，不知是苦涩多一分还是快乐多一分。

转头望向窗外，看着这场倾盆直下的大雨，心里竟觉得畅快。或许是太久处于一个浮躁不安的状态，现在瞧着泥泞全被冲刷，像是以前的过往全部被洗牌重来一样。

过路的行人一个个从我视线里走过，留下或悲伤或沉默或欢乐的背影。我不禁庆幸，还好，我还年轻，还拥有着在大街上痛哭的资本，还有着神采飞扬的神态，还能以孩子的方式存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拥有着不被嘲笑的懦弱与无知。儿时很想长大，总觉得长大后那个鼓鼓囊囊的零食袋就不会再被人抢走，樱桃小丸子就会天天出现在我的身边。

可真的到了这个略微有些尴尬的年纪，才发现我当年那么渴望的东西如今唾

手可得，不值一提。那现在呢？现在也许是因为有些怕了，只希望岁月就停留在这个可以肆意撒泪，肆意做梦的年纪，只因这时候我们肩头还有红蜻蜓可以飞扬，梦的翅膀还没被残忍折断。或许这也正是时光的妙处吧，可以让我们得到以往种种，珍惜好现在，去拼一个不知道的未来。

杯子里的奶茶已经凉透了，该走了，该离开这个暂时的避风港，去迎接一场狂风暴雨到来了。我们躲不掉的，那就用余下的勇气去战斗吧，尽管还会受很多的伤，流下成长的眼泪。

奶茶会再续，我们的故事也会继续，在下一个转角处，说不定就会看到一个低头打字的我，倚在光阴的河流里。

(指导老师:钟建颖)

◆诗园

温暖你余生的岁月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侯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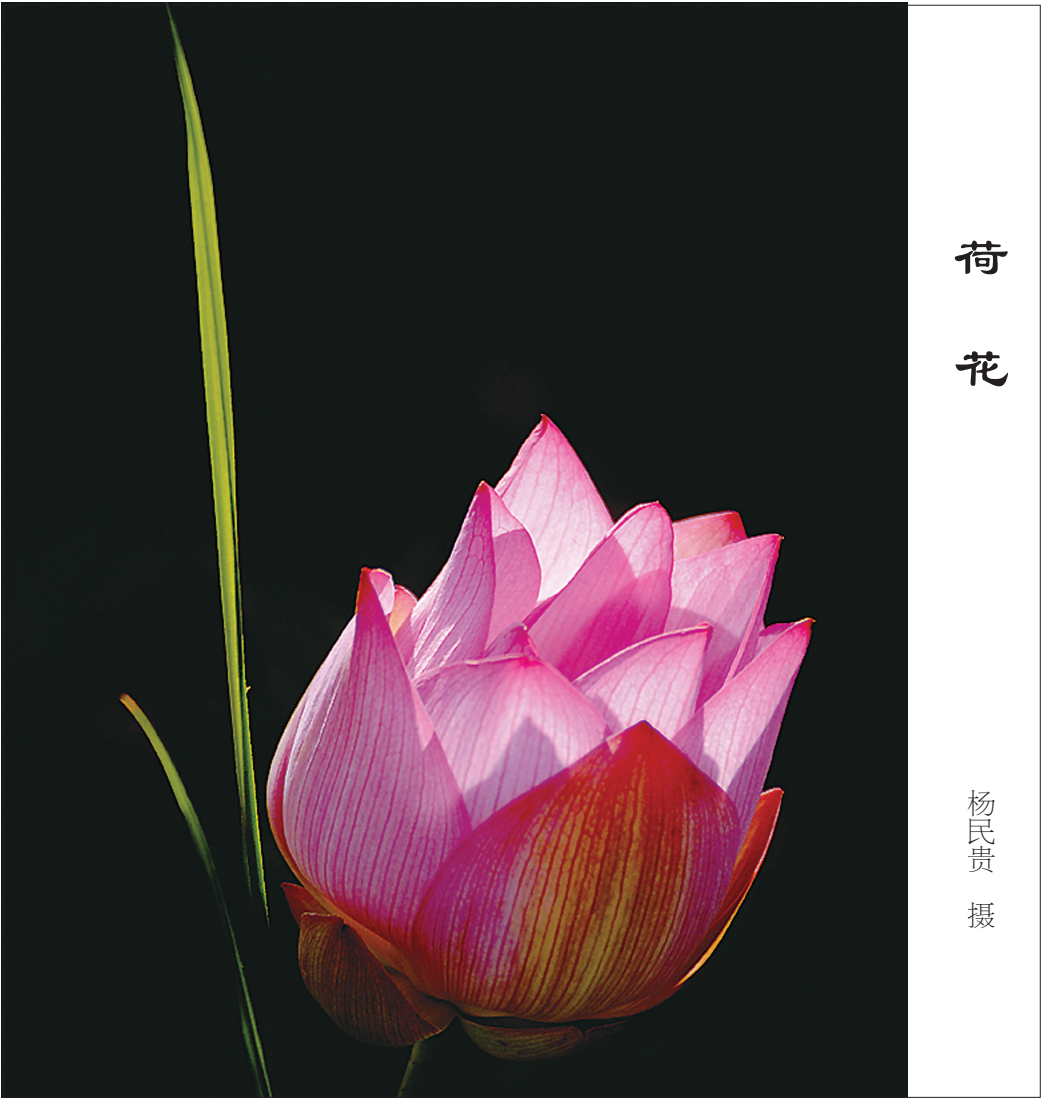
在城市的雨季
在堂皇的钟声里起愿
愿我的眼眸，
温暖你余生的岁月
爱情的闲梦太远
雾从遥远的地方来
我穿过了八千里山河
只为与你相见
季风刚吹过旧夏的裙边
一季，一季
走过的路都成了旧的季节
时光晕染了玫瑰
给你的白玫瑰，盛开如雪
如果鸽子带不走鲜花
那么，就让邮票带走
带走，刻着诗句的明信片
午夜的钟声里我写下信笺
走得决然，爱得决绝
远方的风声从南自北
一路的故事，一路的诗
都揉捏得妥帖，等待热恋
几千里的铁轨连成了线
串起了此生的念，痴念，思念
一路的月光清晰皎洁
愿我的眼眸，
温暖你余生的岁月

活 着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李碧源

神秘、有质感的字体
大彻大悟的语句
那是麦田的著作
用麦穗写在一页页土壤里
地上的人
黑暗的瞳孔看不见地下的光明
他们自负地翻动麦地
或给她数上坚硬华丽的皮膜
毁坏麦田的著作
还刻上自己的名字
幸而树木在读
牛儿也在耕耘之余偷闲阅读着
蚯蚓干脆为此一头扎进土里、
竭尽全力、绞尽脑汁
长眠地下的人们
早已有了根须般敏感的指尖
他们也浏览着、呵护着
每一寸土地的诗句

你看那田埂上的野花儿
读透了一行字
活得多浪漫
你看那地下的人
分明更清醒更惬意地活着



荷花

杨民贵 摄

◆回望

我的伊利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阳 芳

今天整理自己的书桌时，压在书底的一张照片重见天日。望着照片上的狗，我鼻子一酸，不禁失声痛哭，“伊利，对不起、对不起。”周围静得出奇，我放下照片起身，刚踏两步，突然，脚底一空，我被一双强大的手拉扯，一直往地心深处下落。

不知过了多久，“呲”的一声，我应声落地，“天啊，这是哪？我的屁股，哎呦……”正当我痛苦迷茫之时，门开了，窜出一条小狗。“伊利！不，不会的，伊利已经死了。”它和伊利长得如此像。小狗跑到我的脚边，用头蹭着我的腿，又用舌头舔着我的手。“是伊利吗？你是我的伊利吗？”“汪、汪……”小狗似乎听懂了我的话，一边狂吠一边使劲摇尾巴。“是伊利，是伊利，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将伊利紧紧抱在怀中，这一次，我绝不会将你放开。

我和伊利早上一起起床，中午一起吃饭，下午一起散步，晚上一起睡觉，我们俨然成为了彼此。

一天下午，我和妈妈带着伊利去散步。为了不让伊利觉得太束缚，我解开了套在它脖子上的项圈。解掉项圈的伊利便似孙悟空被摘了紧箍圈一般，上蹿下跳，看着它开心的样子，我和妈妈不约而同地笑了。

大约半小时后，该回家了，可伊利似乎意犹未尽。望着路上绵绵不绝的车子，担心它出事，我只得哄它回家。我在前面跑，边跑边喊着伊利，而它也跟着我一样往家的方向赶去。

到了十字路口，眼看着伊利快追上我了，我不由加快了速度。突然，我右小腿一阵刺痛，望着那两个刺眼的犬牙印，我脑子一阵发懵。“天哪，不会是被咬了一口吧？”

妈妈焦急地说道，而我身上也冒起了冷汗。消毒，挂号，打疫苗。为了不让我得狂犬病，妈妈忙上忙下，而伊利此时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在我身边蹲着。我用手摸着它的头，笑着说：“没事的，没事的，放心吧。”从此，妈妈不准我再和伊利一起睡觉，不准我再用我吃饭的筷子喂伊利骨头。我知道妈妈担心什么，而为了不让妈妈担心，我也只得顺承着。

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回到家，到处找不到伊利的身影。我突然慌了，“伊利，你在哪？”“别叫了，伊利被我送到外婆家去了。”妈妈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为什么？”我大声地质问妈妈。“因为小区里人多，万一伊利哪天咬到人怎么办？”“可是它咬我只是一个意外。”“外婆家还有两条狗，你觉得哪里更适合它？”“我……”听着妈妈的话，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伊利、伊利，在外婆家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会去看你的，伊利……”

终于熬到了周末，我搭坐早班车来到了外婆家，“伊利呢？伊利在哪？它一定在厨房偷吃对吧？”外婆在灶台边生火，外公在旁边抽着旱烟。我看情况不对，抓着表妹问伊利到底在哪。表妹带着我到一处山头。“从伊利到这里开始，就一直不吃不喝，整天闷闷不乐，谁哄都不理……”在坟前，我突然眼前一黑，应声倒地，再醒来时，已经在床上了。

四周一片空寂，终于，我再也忍不住了，在被子里躲着哭了。因为，只有我知道，伊利救了我一命，在十字路口，有一辆大卡车正向我急速驶来。

(指导老师:刘 剑)

◆记录

记一次炒菜

隆回县九龙学校七年级52班 胡 玥

还记得小学时的一次炒菜，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咯咯”地笑。

那天，表哥来家里做客。突然，我脑袋里灵光一闪，冒出一个想法：今天，我何不自己下厨炒菜，好好地表现表现呢？

说干就干，我跑到厨房，看到妈妈正准备炒最后一道空心菜。我赶忙冲过去抱住妈妈，笑嘻嘻地说：“别，别，这菜让我来炒。”妈妈爽快地答应了。我套上围裙，准备大战一场，妈妈则双手插腰站在一旁，做好随时出来救助的准备。

首先，我把空心菜一根一根地放入清水中清洗，小心翼翼地轻轻搓着，既怕把它给弄成渣，又怕洗得不干净，时间一点一点从水和手指的缝隙中溜过……一旁观战的妈妈等得不耐烦了，便急急地说：“行了，行了，你洗菜的这功夫，我都炒完菜了。”我只好把菜捞出来放在一个盆子中。

洗完菜后，就开火放油。虽然这不是第一次炒菜了，但还是不怎么熟练，不知道该放多少油，这时我只好把目光投向妈妈。妈妈无奈地摇摇头，走上前来“助阵”，并说，“炒了几次菜了，连放多少油都不知道，还逞能！”过了一会儿，油烧开了，

在锅中放肆地吐着一串串泡泡，仿佛锅里有许多隐形的鱼儿在捣蛋。这烧开了的油真的很难对付啊！时不时就蹦出来几滴，吓得我不敢靠近。我绕过这危险的锅，拿着菜远离锅边，一点一点地将菜放进去。妈妈在一边下令了：“直接倒进去！”我不敢违抗，端着一盆菜，犹豫了一下，最终鼓起勇气将菜一抛，“嗖”的一声，有的菜乖乖地“飞”进了锅里，有的菜却非常调皮，和我对着干，偏偏要跳到地上去。“兹”“兹”，一听这声音我以为是油要溅出来了，吓得往后一跳，生怕被油“亲吻”了。我看着地上的菜，总感觉它们在嘲笑我，笑我的胆小，笑我的笨拙，笑我的愚蠢。妈妈在一旁看着更是哭笑不得。

下面的一步就是“炒”。重重的锅铲在我的手中变得不好使。哼！这锅铲还认主人呢！在妈妈手中那么听话，可在我手中就一点儿也不听话，刚刚是空心菜欺负我，现在连锅铲也要欺负我。我偏不服，右手拿着锅铲，左手握住锅把，用力地翻炒着。没过多久，妈妈就告诉我能出锅了。放了盐后，就把菜铲入碗里便大功告成喽。

嗯，真香，看着自己的战利品，刚刚的狼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成功的喜悦。

◆成长

外婆桥

张 乐

外婆家乡的桥是用大理石砌成的新桥。外婆没想到，她只能在那座新桥上走十几年。没有想到的，同时还有我。

世事总是像七月的天气一样变化多端，让人措手不及。今年暑假，我到深圳打工，周末便到离厂不远的姨家去“蹭荤”。姨是外婆的女儿，最小的那个。九月份，我回到家乡，马不停蹄地奔上了实习岗位。我以为，我要开始过上波澜不惊的生活，可噩耗还是如百里穿杨的箭一样，瞬间射穿我的美梦。

知道外婆身体欠佳是在一年前。那时的外婆其实已经有些瘫痪，左手和一只腿有些僵硬。看着外婆拄着一条凳子从自己的小屋子出来步履蹒跚地走到另一间房去吃饭时，我很想哭。就那么十几米的距离，我却觉得，那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可外婆是个坚强的人，所以我只能强装笑脸。在外婆坐下来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出口齿不清的几个字时，还尽量做出很开心的样子。然而外婆在咽下第二口饭时，她哭了。我刹那间慌了，我想我错了，我见到外婆的第一眼时就应该像一位妈妈搂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搂着外婆，对她说：放心，有我。可我却还是对她笑着，说：没事儿，外婆，看，你看我。

我做了个有点搞怪的表情。外婆破涕为笑。

从那一次之后，我再没去看过外婆，再没去重跨那座外婆桥。

我的打工生涯还没结

束，姨特地请了假从深圳赶到家乡看望外婆。姨回来后，只说外婆的身体逐渐有了好转。我心中总算有些宽慰，便打算国庆节长假和姨一起去看望外婆。但我离开深圳的前一天晚上，姨却盘腿坐在床上，哭得很伤心，说她没有尽到一个做女儿的孝心。姨夫坐在旁边，只是沉默和抽烟。我有点纳闷，不是说外婆的身体状况有好转么？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说不定过几个月外婆的病就好了呢！我没有问原因，我想，姨可能只是后悔自己待在外婆身边的日子太少了吧！于是我坐在她身旁，只是安慰，没有哭。

国庆节将近。我却在电话里得知外婆逝世的消息。我手里拿着电话。怔了很久。什么。姨啊，你不是说外婆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么？怎么会这样。我不相信。

直到我从父亲的摩托车上跨下来那一秒，眼泪才一下子夺眶而出。

外婆原来活动的那间小堂屋，卧着的是一副乌黑沉重的棺材。

出殡那天，我看着一伙人将外婆吃力地抬上山，埋葬在一个长满狗尾巴草，对面有着连绵起伏山峦的半山腰上。据说，那儿隔外公的小屋不远。

下山时，我远远地望着那座外婆桥。脑海中浮现出了捣蛋的我和手腿敏捷的外婆，从前一起走过那座外婆桥时的每一个场景。